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憲集卷三十

宋 宋庠 撰

內制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張潛已下啓聖院罷乾元節

道場香合酒果

卿等集祓仁祠慶余誕節適當罷會深諒祝延宜渥寵
頒用均熙事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罷散天祺節道場香合

朱律肇和璽符紀節敞叢霄而申禱肅會并以如儀式
助薰燃宜加頒賚

賜宰臣已下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

慶節在辰外朝祝祉被仁祠而有恤會鄰使以咸臻宜
錫名薰用資華供

賜賀乾元節人使鈔鑼唾盂被褥等

卿等肅奉聘儀甫安候館嘉乃虔恭之節倘多夙夕之

勞宜有寵頒用昭眷待

賜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

卿等已陪壽筵留懃都郵克蹈寅恭允通信睦宜加霑
資用篤思勤

撫問廊延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出膺邊寄參總軍和候望雖寧撫循亦至眷惟勤
職良用注懷

撫問環慶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任參邊瑣職總戎昭疆事所經公心攸賴涉茲炎序諒協常休

撫問涇原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夙官邊部總職軍鈐體余修偃之風謹乃綏和之畧歆炎在候率履咸宜

撫問真定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夙奉朝恩言綏邊畧軍和謹職疆候沉氛屬此歆炎諒寧官守

撫問秦鳳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分職邊關布和郡壘協寧疆事無爽朝獻言念祇
勤弗忘存矚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罷散先天節道場香合

令節欽先瑰宮薦會儼朝倫而並集率道範以惟寅特
示頒宣用資薰奉

撫問梓夔路知州鈐轄等

卿等恪稟朝威善分邊職州疆有謐戎律無譁適荅秋

氛諒綏時祉

撫問并代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寅奉朝經協司疆事政條參乂戎索無譁言念恪
居可量遐矚

撫問高陽關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分荷朝恩參寧疆事夙官有次展體惟勤涉此秋
陽勉綏時福

賜宰臣章得象生日禮物

卿亮采光朝生賢紀旦邦儀有舊思數惟蕃姑篤慶私
所宜祇荷

賜荆王生日禮物

霜籥紀辰門弧集慶眷惟蕃錫抑有彝儀尚讀壽域且
符欣屬

賜宰臣張士遜生日禮物

卿等業茂承明望崇輔弼爰屬生賢之旦寶昭命世之
祥宜渥寵頒用將慶祝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罷散降聖節道場香合

孟冬協序靈節延禧肅朝升以相趨會珠庭而有恪宜
頒薰炷用獎圭誠

閤門賜宰臣荆王使相節度使加恩告勅

熙事甫成恩章有典已誕宣于著位宜申錫于贊書當
體眷懷徃欽褒渥

賜宰臣荆王使相節度使讓恩命不允批答

甫畢嚴禋載均順福乃眷臣鄰之重式推恩數之蕃允

協舊常詎煩冲挹

賜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佐加
恩告勅

卿台哀蓋臣將旄近屏適均鴻霈載茂徽章仍因子舍
之賢往授贊書之重

賜刑部尚書知徐州李廸加恩告勅

郊類成儀臣工底力眷惟舊德宜進寵章往錫贊書用
光藩閫

撫問真定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分扞邊州參持戎律政條有穆疆場無譁方涉窮
冬諒綏吉履

撫問麟府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肅膺朝選分扞邊虞率職有經治戎無懈適茲疑
列可諒勤劬

雄州撫問賀正旦人使

卿等肅將歡幣來慶端辰擁行傳以勤斯款邊關而戾

止眷言冒涉深體寅恭

賜賀正旦人使生餽

卿等恭持歡聘來會元正就館方初犒賓有式特申優渥用體眷懷

賜賀正旦人使鈔鑼唾盂被褥等

卿等來聘王春甫休使眷方眷睦鄰之厚宜優適館之華爰畀寵頒所宜祇荷

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

卿等肅將信幣已展朝容適館載寧加遽有品宜賜禁筵之味更資公譙之餘

賜賀正旦人使春幡勝盃等

端方布扣上春啓祚餌辛盤而惟舊戴寶勝以增華併示寵頒且均嘉貺

撫問環慶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奉將朝寄參幹邊符率職有經訓戎無懈方臨韶節勉蹈常休

撫問益州路知州鈴轄等

卿等分輯郡條參司戎籍並勵首公之操副余綏遠之懷益蹈常休以符遐矚

撫問知永興軍夏竦

卿渥節懷畿布條闕輔忠誠卓亮邊略攸綏適履初災具蕃嘉祉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荆館御筵

卿等肅奉聘儀來祗慶節駕言輶傳次我都門宜錫宴

私用紆勤勤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荆館御筵酒果

卿等將命載虔憇徒有次方即郵亭之便式燕豐俎之華宜賚芳馨且資酣懌

賜賀乾元節人使生餽

卿等展幣嘉辰停輶外郎犒勤有式致餽惟豐爰優即賜之恩更篤如歸之惠

賜賀乾元節人使鈔羅唾盂被褥等

卿等奉幣修歡停輶就次惟使勤之甫釋給寶具以宜
優爰錫豐華用昭眷遇

賜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

卿等適展慶儀載寧傳次必厚甘馨之品別將燕衍之
華故此恩頒用昭勤矚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罷散天祺節道場香合

離序孟辰仙符舊節肅靈場而既就昭寶貺以彌新宜
錫真香誕迎茂祉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

道場香合

卿等以朕誕辰歸虔梵果爰屬散香之會載延拂石之齡宜有頒宣用茲薰奉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
院齋筵酒果教坊樂

卿等恭祓梵場慶余誕日既畢人天之供宜頒樂餌之私仍副甘珍併昭慈惠

賜防禦使劉從廣景德寺普門院罷散乾元節道
場香合酒果

卿率職禁聯慶余誕日肅建梵場之果載歸壽歷之祥
宜渥寵頒用資薰祝

雄州撫問賀乾元節人使

卿等奉幣有儀及疆胥會矧韶和之在候諒跋履以偕
勤言念寅恭靡忘嘉矚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贇赴闕沿

路茶藥

卿入掌繁機已膺迅召宜示頒宣之寵體茲眷待之私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贊到闕生

餽

卿適馳戎傳甫戒都門勤禮有初犒儀惟舊往膺蕃錫

深體眷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贊讓恩命

不允批答

卿師帥舊臣藩垣茂伐郵酬踐歷入總幾微過列讓誠
難稽公舉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贊讓恩命
不允批答

卿近允徽章俾敷列位再觀封疏尚執遜冲宜時攝于
繁機勿專懷于小讓

賜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生日禮物

卿位冠列藩慶周誕日特俾過庭之嗣往宣班物之恩

姑體眷懷即宜祇受

賜武成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

柴宗慶生日禮物

卿戎節宣風慶弧紀日特命家庭之懿往頒燕籩之華
式表恩私所宜欽荷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罷散先天節道場香合

寶誨舊聞先秋令節謹醺場而有式會朝祔以如儀爰
錫名薰用蠲慶會

撫問涇原秦鳳兩路沿邊經畧安撫使夏竦鄜延
環慶兩路沿邊經畧安撫使范雍

卿出總藩條載華使範兼倚中權之重且紓西畧之虞
宜篤常休用符榮寄

撫問鱗府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恪分事任祇奉朝規永念忠勤克壯邊畧屬季商
之在候諒夙夜以為勞用示撫存章綏吉履體余眷矚
罔替終譽

賜宰臣張士遜赴闕都城門外御筵

卿甫膺節召再冠槐階封傳疾驅都門在望宜渥勞旋
之禮俾均示惠之私式佇同寅且欽飫賜

賜宰臣張士遜赴闕都城門外御筵酒果

卿甫修圭覲入序台儀延勞都門均豐燕豆宜加珍錫
以侑歡誠

賜宰臣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院齋筵酒果

教坊樂

卿等祝慶梵場流思宴館列豆場而有餞肅簪禮以如儀特示頒宣且榮歡集

賜宰臣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院齋筵酒果卿等率朝弁祇被齋場歸祉誕辰均思燕俎宜頒異品以侑多歡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

卿率屬內廷祝延梵宇壽祺來集忠款可嘉宜錫名薰

用資寶供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

院齋筵酒果教坊樂

卿等祝慶仁祠推恩宴館特厚籩壺之賜兼諧匏竹之和姑寵肆筵用昭示惠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
院齋筵酒果

卿等修慶誕辰析琥焚果散香在會式燕攸均宜錫甘

滋用昭獎眷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荆館御筵

卿等恭持聘節用戒都門征馭載勤候亭留憩特伸燕
勞以洽寵私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荆館御筵酒果

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迎犒有初燕私甫洽宜加珍
錫參侑歡悰

賜賀乾元節人使鈔鑼唾盂被褥等

卿等肅奉聘儀甫安候館嘉乃虔恭之節尚多夙夕之勞宜有寵頒用昭眷待

賜賀乾元節人使玉津園射弓創物並御筵

王藻均歡使儀侑好爰設射棚之算參陳宴俎之華特厚匪頒用昭儀眷

賜賀乾元節人使朝辭御筵

卿等將復使軒甫達朝陛率多儀而允恪軫長邁以方初宜寵燕慈用蕃恩錫

賜賀乾元節人使朝辭御筵酒果

卿等甫訖聘儀將還使路歸裝既戒候館少留宜錫醇
芳用照眷資

賜賀乾元節人使回班荆館御筵酒果

卿等聘禮甫成歸塗云戒式厚都亭之飾將勤征軌之
行特賜甘馨用滋酣悅

賜賀乾元節人使回至天雄軍御筵

卿等復命使軺次塗州館冒初炎之燠若想風駕以勤

斯宜錫宴差用申犒禮

賜宰臣已下南郊禮畢御筵

郊配成儀臣工洽祉當速燕私之惠且紓陪贊之勞宜
拈慶辰往均良集

賜賀正旦人使赴闕至天雄軍御筵

卿等肅將鄰聘甫次近藩諒行李之為勤矧凝嚴之在
候宜申犒禮式表恩華

賜賀正旦人使到闕班荆館御筵

卿等遠將歲聘近戒都圻惟涉路以載勤俾頒觴而申
搞並宜歡飫昭體眷恩

賜賀正旦人使就驛御筵

卿等奉將鄰好來慶王正當嘉節之肇新固歡心之允
協宜因館穀特展宴私

賜賀正旦人使就驛御筵酒果

卿等肅奉鄰歡參陪朝慶蹈虔恭而有恪均戩祿以咸
宜爰錫甘滋用昭勤矚

賜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例物并御筵

卿等慶幣成儀宴庖均渥特啟禁園之勝俾資射筭之歡仍示頒分並宜欽荷

賜賀正旦人使朝辭御筵

卿等肅導鄰歡將還聘節使無違禮恩有示慈宜渥燕私用昭獎賚

賜賀正旦人使朝辭御筵酒果

卿等既展邦儀少畱候館虔恭載恪眷尚無忘宜錫甘

滋且昭優異

賜賀正旦人使回班荆館御筵

卿等奉聘成儀載馳復命適遵歸路特舉餞筵用示寵嘉體茲眷遇

賜賀乾元節人使玉津園射弓劍物并御筵

卿等適達鄰歡甫均燕惠爰擇園遊之勝且觀決拾之容仍渥寵頒以昭眷佇

賜賀乾元節人使回至天雄軍御筵

卿等奉成歲聘回飭使驂冒朱籥之初炎次星街之近
鎮特頒宴犒用篤恩勤

元憲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元憲集卷三十一

宋 宋庠 撰

劄子

賢良等科廷試設次劄子

竊見近者召試制策并武舉人于崇政殿皇帝陛下親
蹕留神永晝嚴門異席程其才畧誠見聖心覈真偽進
英豪之審也然臣以謂有司祇事失于奏請苟從便易

乖戾舊章措置之間甚不稱陛下求賢之意伏覩賢良方正蘇紳等就試之日並與武舉人雜坐廡下洎攜辭寫卷皆俯伏氈上自晨至晡訖無飲食飢虛勞瘁形于嘆嗟雖僅能成文可謂薄其禮矣又況武舉人等才術膚淺流品混淆挽弩試射與兵卒無異使天子制策之士並日較能此又國體之深譏者也臣竊為朝廷惜之臣不敢上引漢唐以煩省覽仰惟先帝故事布在耳目縉紳列位孰不知之謹按真宗皇帝凡五策賢良皆躬

御便坐具舉人就試並於殿廊張幕為次垂簾設几大
官賜膳酒醪茶菽無不畢供聖人之心以為張不次之
科待非常之士所咨者天人之際所質者古今之宜言
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陰陽躋仁壽下者足以明利害觀
學術是則所責于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設之禮又可以
輕乎勢自當然非苟而已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
禮因循亡棄則國家設此舉必無異人何者夫士有高
才必有高節節高禮薄將恥而不就其就者皆輕躁傲

倖先身後義之徒適足啓偷競之風玷詳延之詔若執事者以爲人不逮古文不中程虛屈至尊行不急之務則因而罷之可也或惜其歷代盛王之所重當世奇才之不乏則先朝舊禮庸可廢乎伏願申詔近臣檢詳舊史作為定式付于攸司今後每試此科即備陳條件凡厥供擬闕報所由仍乞或有武舉雜科不令同日就試庶擬人于類有協禮經仍貫而行嗣恢世烈狂言聖擇或補大猷如允所陳乞降付中書詳議于黷疏宸臣無

任省循狂瞽慙懼屏營之至

封畿劄子

謹按周制王者都畿千里千里之地謂之橐內井田百萬是之自出兵強地廣以制諸侯漢都關中亦分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又取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四郡合三輔之劇遣司隸校尉以督之雖地非幅員侈于周制若其包山河之固冠郡國之首置使持節不與部刺史為等亦王畿之意也魏晉而下始以司隸之治為司州南

北分爭名實始替然江左建國常以宰相帶揚州刺史
朝廷根本此焉是賴王唐有天下復都長安乃因關河
形便分州郡為十道而關內一道全是王畿雖無司隸
之名猶以華同岐三州為上輔河南為東都而京畿都
畿並置觀察使此皆強幹據極統御庶邦國家因循五
代即都于汴地非京邑之舊州無輔畿之實自祖宗以
聖武神略剋平僭偽萬方臣妾會于京師雖城闕雄尊
閭里繁衍而諸縣之外便屬他州州雖密邇即為別路

畿內十六縣纔置提點官二員人瑣位卑降于漕軍之局寧所謂尊卑服重王官者哉臣欲望略依周漢舊章以三京所環之州畫為畿內曹濮滕單陳蔡鄭滑等八州輔開封為中畿以孟汝二州輔河南為西畿以宿亳二州輔應天為東畿併三畿之州升曰近輔通置畿內觀察使一人以統之取臺省給舍為出入之資凡輔州並乞正除刺史取待制官以下正郎以上為出入之資俸秩班品異于列郡除去今日虛名之弊且示聖朝正

官之漸然後舉畿內之籍均其租稅輕其徭役踵漢故事徙天下豪族內實三畿之州四面設關梁譏出入以嚴王制應禁兵營府分據寰內如此則海內震服而王室安矣

乞御前殿朔日立仗羣臣朝服劄子

臣聞告朔之義周家尤重在昔宣聖愛羊存禮漢沿周制合朔朝會故惟優借大臣許朝朔望唐制立仗羣臣皆禮服入會藝祖受命論次開寶通禮亦著月朔入閣

之儀則朔日者為政之端辰講禮之盛節國家因五代之亂承千年之統始勝殘去殺務從簡易雖制度既定而謙讓未遑五日一參靡分朔望禁衛單少威儀粗率禮典弗振則朝廷不尊國容寢廢則臣下不肅臣愚以為羽衛之設非矜華侈所以重主威也朝會之作非專拜揖所以飾治體也臣願陛下上攷成周仲尼之法下稽炎漢皇唐之盛近守太祖開寶之禮明詔執事祇按成規每遇朔日坐前殿朝羣臣旗旂細仗以次陳設公

卿朝服如儀而罷如此則臣道肅而主道尊于以示四
夷風萬國警民耳目不可闕也夫禮有以素為貴謂其
誠慤有以文為貴謂其采章伏望陛下錄臣此言使博
士禮官得確論可否講求故實如曰便禮即奉而行之
使重熙顯猷執競丕業由陛下之馴致也

乞于御苑空地內種植奉祠祭劄子

伏見國家每歲大小祠祭黍稷取于太常果蔬出于司
農茅茹責于光祿然三寺皆牒取市物入供祠饌但具

名品無復馨嘉雖明德上通不貴多物而工祝奉告固
有愧辭夫孝子事親必求仁粟聖王享帝實立神倉三
代以來茲禮惟重取不告乏用乃有虔國朝因循未遑
斯議故令官司怠沓祭典廢隳百靈薦嘗一切須索習
慣成瀆神無據焉臣竊見玉津瑞聖諸園舊有隙地異
時主者懇為公田歲藉其收以備常用臣願即于苑中
擇上腴之地播五穀之種謹耘耔之法慎登獲之勤每
春種秋歛之陛下順時乘輿親省彷彿試畝因行勞賜

一以奉國大事一以勸民力農穀成之後擇其上者奉
大祠次者奉中小祠各以御廩付所由吏鬯劑粢品悉
量而取之至于果蔬之細皆須苑囿之植外盡廢物內
將至誠達其令芳以介福祿茲亦三代為籍千畝以事
天地社稷山川先古以為醴酪粢盛之比也具與物物
仰市煩褻神祇者寧並日而言哉

乞差當直兵士劄子

伏覩唐制凡在京文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閑

庶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州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七人名雖不同其于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稽若古道備衆官惟在京臣僚僕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待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待制以上二人別差諸軍刺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刺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

本營迂遠每分番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驅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將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冗兵至衆乞除冗差散從官外只于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剩員卻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羣牧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管勾三宮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給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祇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

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為新制庶協舊章

乞毀棄元昊僭偽文移劄子

臣近者兩蒙中書奏傳聖旨令與學士丁度等同撰賜
僭逆元昊答詔及後來削奪詔書聞各付外行下臣竊
惟元昊塞外小醜世載兇狡背恩忘義屏棄人神鳴張
以來雖懦夫女子皆欲折箠奮挺縛致都下數罪梟首
以戒四夷況服官在公之臣何堪容忍陛下天資仁恕
不嬰細忿且以蚤虱瘙痒非四肢之患戢兵謹備未令

詰討但設購賞俾殲渠魁蓋不欲疲人命也自德音之
發士無愚智莫不感恩忭德知聖人之度然臣伏思所
降詔書賞格已遍諸路元昊自知罪重固無革面懷音
之志必將妄作符令吠堯詬天傳入邊疆汚染民聽又
或詐為章表緘置醜言規避朝廷冀傷威重竊恐守塞
將吏不知忌諱或得敵書爭先啓聞白謂有採伺之能
實非人臣所當言也欲乞預勅邊吏若得元昊章表許
先開視凡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

勿使騰布除其間有入寇時月及邀約部落之言須合
聞上者止令抄錄大意即時馳奏庶內外不瀆以尊國
防臣忝備近班理當申罄涓埃之益敢冀裁擇

論蠲除雜稅劄子

臣草茅之姿光華遴選近承人之入倖計司惟厥吏員
實掌民版以一介駑緩之質閱四海征賦之益徒爾首
公無以紓責輒懷管穴思報毫分罔避嚴誅仰干睿聰
臣聞立簡易之法則民不惑去因緣之姦則吏無害省

簿領則要可舉一賦稅則取有名此皆治道之所繇而
歷世之無改也臣竊見當今正稅之外雜賦至繁詭制
異科醜名暴斂原其所自由來甚邇蓋自唐室解紐五
朝挺災孱王僭侯盜據方國壞合徹之典取一切之宜
培尅無厭禁令自出于是有身丁地頭之賦農具牛皮
之征鬻酒則戶出麴錢煮海則家增鹽價雖與民更始
而弊制尚存官司因循憚于改作故使堯舜之代無桀
貉之中雖臣之愚竊以為過今縱不能蕩滌橫賦以寬

民財猶當釐易舊名少近王道臣愚以謂可取雜名稅
錢及派納之色不移舊數合為一號削去李世剝害之
品作為我朝較畫之法示之于民則耳目易曉委之于
吏則條貫難欺錄于官曹則文籍不煩供乎財用則稱
謂差美此舊入無秋毫之損新規有指掌之易不變訛
謬垂于經常實天下之幸如允臣所見乞下三司令子
細勘會見今天下諸雜稅錢外沿錢名目貫百聞奏然
後取其實數併為一號逐年折變自從舊法斯皆防患

制法遭時垂統者也臣伏見國朝以來詔數下而建條
比牒連名充曹物府煩科碎目與日而滋每罰一斷罪
一事有司引用皆連篇累牘不能徧舉率不數歲則別
加論次謂之編勅蓋欲條貫飭盡綱目畢張大可含元
細不容髮而抵冒未絕風流寢濫一令之下則姦生令
表一禁之設則罪出禁先示于人則若教條施于事則
如絜網此皆不循其本而求之于末將欲措刑辟躋仁
壽者不亦難乎夫恢恢有條重而必罰者本也事事曲

制輕而易犯者末也本不舉則巨猾徼倖末專任則細民罹災今之詔條病在于此陛下幸加大惠惜皇猷之未暢深詔執事精覈舊文欲因盛時遂定丕律臣以謂不一勞者不永逸無遠慮者必近憂今雖定之後必復改何則制度不立賢愚雜議故也為之計者莫若盡取改行詔勅與律文相校律有本條而勅意小異者則改而入律律無本條而名項別立者則編而為勅况唐律之內廢條已多若擿去舊文益作新例亦前王損益之

常也人情不能無過王道禁乎太察其約束之煩語官司之小禁宜一切蕩除蓋去之不足害治體存之徒以飾罪梯法輕不能繩姦豪文密足以汙良善臣又聞王者之制揭若日月動如雷霆其言易而文其禁切而廣伏見今之編勅者繁長猥俗與府縣文移無異用字乖舛異辭重複寧所謂明白溫醇之旨耶實由不專任達識大儒而多用執法之吏夫法吏者奉行其法可也寧制法之人哉古人有言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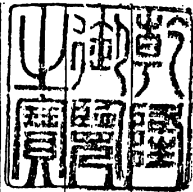
婢今欲與法吏謀致治之本意是猶使奴織而婢耕其成功不可得也臣欲乞專委鴻博之老及輔弼大臣商較勅條略依律文為體裁其辭句第其輕重約其義明其文布之四海使識朝廷之尊傳之萬世俾知文雅之盛自今以往有臣庶上言欲釐改舊法建設條禁者願陛下慎其俞旨必先付之兩府參之羣吏若前條確見其短今文率以為便可行于經久者卽下兩制令以所陳之狀去其蕪雜取其精意倣古律令著為章程若其

事止苛文不足發明利害者皆寢而勿報如此則法不
數變而民知所措矣多言者必難臣曰今若依律令以
為勅天下官吏必不能曉臣對曰今天下所頒律令曹
局小吏猶能引用則似律之勅獨不能曉耶此膠柱之
論也又必難臣曰夫詔勅者多先帝所定而不當改作
臣對曰凡詔勅之設本臣庶上陳之見耳寧一出先帝
之口哉况聖人以便利萬物為至仁不因循陳迹為至
孝且太宗皇帝改建隆之勅真宗皇帝革興國之法是

皆可乎此守株之談也臣又聞事不師古商典寔譏必也正名魯堂攸訓雖文質異尚沿襲有宜至于辨尊卑分職業其實一也竊見國朝故事自使相及左右僕射以上出典州郡者皆曰判六尚書節度使以下者皆曰知蓋以謂僕射而上品秩隆重藩鎮之任地望卑遠故以尊臨卑者判其事以小任大者知其職及除佐官則例曰同判之識自京官以上皆可任焉今六尚書知州于上京官判州于下名既不順理亦無稽而又朝廷之

儀臺省為重近緣苟且寢失典刑尚書都省尚書令之職也今兩省五品以上皆得權判刑部流內銓皆尚書侍郎之職今或以知雜御史判銓事或以升朝官判刑曹其餘卿監之司小官判者多矣天下友邦大郡大臣不得判天臺帝省小臣得判之是重諸侯之藩而輕天子之吏臣竊以為過矣又府史者二人之名也故自周禮至唐令其其任者皆曰府若干人史若干人今寺監見有其人則併稱府史此雖小吏而名不師古亦朝廷

之所惜焉幸陛下詔有司按前典謬者正之顛者序之
而已雖未能復治古之法亦一時之制也右臣所懷狂
瞽悉已條述惟陛下裁幸



元憲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憲集卷三十二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樸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路泰

欽定四庫全書

元憲集卷三十三

宋 宋庠 撰

答內降手詔

答內降手詔

伏奉二月二十七日手詔以僭逆元昊阻命西鄙令臣等細畫方略並具實封進入者仰承天旨伏用震汗臣等愚篤無狀待罪宰府聖恩含養弗暴所庇夙宵惟念

未獲小補乃今羌狄小種違背恩盟輕為風塵穿盜邊塞而將吏未習烽徼弗明叢然逆醜遂播天罰此皆臣等謀猷疎暗奉職不緝之咎也陛下幸開大惠不忍加誅丁寧垂喻俾悉其意此誠謀及卿士詢于芻蕘之成訓然臣等旅服三事義殊百辟以謂中書門下政令之所出也朝夕之所詢也事無巨細謀無遠邇皆可罄率庸淺日陳于前隨宜置務靡容有隱不當更竚清問始復條列至于守禦方略之要則與樞密院並可議定餽

運便宜之常即下三司轉運司生見虛實凡所關啓略
可施行此陛下之明悉也雖使各述爾志亦不出于茲
矣惟詔旨內深入討擊一事臣等自來未敢輕議非謂
沮損威重直以勢有輕重時須進退請試言之夫中國
之人習見承平久矣將不六十不更金鼓戰陣之事卒
不五十不輕疆場馳鬪之役齊民編戶租稅之外不知
差調率斂之勞猝然有警孰不騷動自劉平石元孫陷
沒之後邊防震擾吏氣沮傷奏報相銜妄增敵數或言

四十萬或稱三十萬故敵未攻壘先杜城門寇已出界
尚求兵援將帥庸懦亦緣人情未嘗諳歷故也今若更
責未習之將驅嘗敗之兵討已黜之敵而希百勝之術
無功必矣故臣等近者但乞本路修峻城堞以遏奔衝
籍閱強壯以擬緩急速遣韓琦等馳至邊郡採訪利病
補救頽敝且為今秋守禦之策仍令紓放倚閹緩責轉
輸紓撫西人務令安堵且亦申戒邊將以時訓練使寇
去弗追比上數事雖皆老生常談然當今守邊之策未

有易此者也臣等又料狡寇情狀必須再謀寇抄欲乞
輸緣邊守戍因寇入境之際或羸師以誘之或伏險以
邀之或竒兵夜斫其營或堅壁晝挫其銳務據便地勿
與馳逐俟其疲老則犄角以斃之如此一經創艾則可
以漸謀羈服矣臣等熟計莫便于此至若臨機處置應
變弛張一二之言非可豫述事至中覆未為後時然敢
不策發蠢冥以須期會思有伐謀決勝少報萬分然後
退就田里誠無所恨臣謹昧死上愚對惟陛下幸察

資政殿答手詔

臣等十六日蒙恩召見資政殿面賜手詔一通且以財
用不給之端仕進多門之弊牧守將帥之未稱西北隣
敵之難防躬形德音徧詢列位臣等以忝任丞宰首膺
延訪伏讀聖訓愧汗交流何則執政之官與國同體陟
降四近政靡不聞參決萬機言無所隱雖或論議之深
淺裁處之否臧未格大猷仰煩宸筭至于罄盡庸識條
列事經均憂共責固以日陳于左右矣今方特被天旨

更咨急務此乃臣等奉職不稱之明效而陛下至慈藏疾之大恩弗忍棄捐尚令自效夙夜慙震弗遑寧處然申命確切靡容控讓敢不畧述綱要以裨萬一謹具條列于左方

一聖詔曰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用之不急累歲于茲公私匱乏者臣等謂西事之役首尾十年毒始邊陲事叢闕陝募兵加賦救急一時蓋中國太平之民遭強敵倉卒之變勇者

未及練而督之戰智者未及慮而使之謀故聚軍則惟恐不多而忘養之之費斂財則惟恐不盡而忽繼之之難又嘗黥農以隸邊鑄鐵而為幣事多棄本策罕要終逮此平時方見其害此公私所以匱乏矣今幸凶醜自斃封畧少安西路雖有帥臣重兵漸移內郡緩徭節費多所改張陛下復采衆謀思加大惠以陝西小歎及錢法鹽禁之弊特遣仲簡馳往撫存付此二條就詢利病方總內外之論別謹財賦之規俟見所長敢不悉心商

擢其兄兵料檢閱樞密院日亦講求必有遠圖以弭來患

一聖詔曰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者臣聞欲影之正者必端其表欲流之潔者必澄其源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實治道之要術朝廷設官取士固有成規三年一開舉場九品盡由銓選其餘資蔭入仕流外出身或托附權臣謂之門客或因緣酬獎不累年勞攀例承恩詭名希寵人浮政濫抑

有由來臣等謂取士者政之表也補吏者官之源也近歲舉人殿試有老榜之目但論舉數無取藝能釋褐雖被朝參思選已登暮齒縱分職任盡昧廉隅臣等欲乞將來科場罷茲一事又每歲百司人吏出官甚衆羣臣子弟增年就祿員多闕少不得不然今審官院流內銓例許成資便令除替雖守闕者暫時為利罷任者赴選益多苟且因緣不能盡舉以上三事欲乞各付所司審加詳議委中書門下裁酌以聞如此施行似堪經久

一聖詔曰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于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于時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于下耶臣等竊觀舊史欲治之主未嘗不留意守令以寧方內慎求將帥以清戎索矧陛下秉至聖之德御久安之世靖民防患孰先于此謹按朝廷列郡四百地踰前代參建官吏分督政條其間知州實匪輕選大者則領以公相次者則寄以從官其餘遠邇由卿郎官而下莫不惟材是擇考績序遷一

有踰違並從按劾或降或罷無所私焉臣等謂選任之
官如此粗足若欲人皆召杜政必龔黃質于前聞恐難
盡然重內輕外今古常情臣等敢不更務采掄審加勸
沮或申明約束或廉察風謠奏最之科庶幾可復然不
得謂制度不立矣若乃將帥之舉宥密是司國朝之規
名分難越儻或竒材拔于羣萃勇畧著于邊疆任用之
閒亦當公論然不得謂簡擢不臻矣

一聖詔曰西北多故敵情難常獻竒譎空言者多陳悠

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事者臣竊以契丹結好四十餘年厚幣至恩淪于骨髓邊民白首不識干戈此先帝所以遺于無窮陛下所以守而不失間者曩霄違負恩義驚擾塞垣虐用種人旁結鄰敵自知禍敗還復首降陛下愛惜生民盡赦前罪賜以府庫之餘幣結以丹青之大信懷音歸德邊畧乃安雖王誅未加而天罰遄及親戚皆叛父子相殘此二敵者皆被國至仁宜不敢自違信順設有狂悖終是外虞但可嚴戒邊臣常修

戎備守金湯之固積糧廩之豐持重如太山不測如滄
海常使直在我而曲在彼此聖人羈縻之術也近聞議
者多欲來逆羌斃路之會遺孽孤弱之時分割土疆誘
來部落此乃奇譎空言之類非悠久實效之言深願聖
慈抑而勿聽伺幾取斷謀之未晚臣等仰被清問殊乏
遠謀粗畧條陳不敢文飾陛下留神幸甚

崇政殿與樞密院同答手詔

臣等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崇政殿面賜手詔各

一封仍令中書樞密院一處商量對答聞奏者伏讀聖訓震駭愚衷退而詳研稍分條目乃知皇帝陛下防危于慮表求策于事先鬱悼諄勤徧咨良策此誠聖人勞謙思治博索廣詢不以睿哲掩尋常之謀不以高深辭淺近之益雖舜好問禹拜言無以過此奚獨臣等幸甚抑亦天下幸甚然臣等預聞幾事皆忝近司自去歲春陛下有祕殿疇咨之勞迎陽敷納之廣是時中書樞密院亦各條對急政尋曾面論以謂兩府者佐天子決大

政總四海謀議評百官能否或片言可以防患或寸效
可以佐時凡有見聞便當裁處不須承命然後告猷而
宸旨丁寧辭不獲免覲顏待罪粗述大綱雖荷天地包
荒之仁終慙股肱同體之美今者再煩清問是重前尤
既不敢固拒詔音仍且許協陳公論銜恩被貸無可實
言敢不悉心同上愚對謹按聖詔大畧以今契丹因我
西征之役遣使來告深慮狡黠別有邀求詭譎多途作
何回答臣等竊謂契丹之性雖不可以禮法為期待文

辭為約束見利則動緣間則爭固其常態至于向背之
勞逸利害之輕重雖曰匪人亦將有擇契丹自景德通
好垂五十年冠蓋相望于歲時金繒皆委于幽朔戎馬
不汗而坐收厚利邊烽不焰而自稱鄰國彼若常保此
誓可謂逸而不勞常獲所資可謂利而無害今或自違
信順妄作端倪心欲渝盟以圖入寇是則部落蒙調發
之苦蕃兵須賞餌之科穿塞必有矢石勝負之憂掠野
不過牛羊廩害之獲我若堅壁以持重蓄力以待疲去

則勿追來則固守但恐彼之所獲不復有五十萬之數
矣捨交聘就戰鬪則悖逸而向勞絕歲輸謀掠奪則利
輕而害重果從此舉是謂無謀況今持聘之來未失睦
鄰之意且西北搆蒙邊境具知既議出師固當通問昔
歲高麗之役近年河西之行皆遣使人實為成例未聞
前來兩次別有他求兼契丹常作大言欲平西夏今若
乞財助費便為示弱于人遙揣敵情恐無此理萬一狂
狡實有過言則對答之間誓書可復彼曲我直何懼無

辭然必望朝廷且鎮之以靜淺謀橫議抑而未行聖意又慮詐報西行陰為南顧則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控扼臣等竊以自來河北河東兩路各有控制走集之地救應邊陲之所只緣保守信誓不敢明作改張必使北人便違舊約則可勅此兩路馳按邊屯或展塘水以扼兵衝或築軍城以遮敵路塹山堙谷何所不為樹帥分兵惟變所適事至而應亦匪後時聖意又念方面輔翊之材帥領偏裨之舉或難于自薦或須藉衆推威禦綏寧堪為鎮靜者臣等以謂將帥

之器非獨今世所難得威禦之畧顧亦前代所希逢然自古聖帝明王選才擢士未有借賢于既往待俊于將來必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事不可謂將無韓白而廢軍帥吏非龔黃而去守宰顧其策勵獎育任使之術何如耳苟得其道胡恤乏才若能賞不過功罰必當罪上無姑息之施下無僥倖之求則雖懦夫可使握節以制軍女子可使攘袂而赴敵又沉擇材武之長用訓練之師哉大法一行則賢者不得藏其謀何煩于自薦智者有以申其用何待于衆推

而綏寧鎮禦之方惟所使矣聖意又念河朔軫救之外
軍儲闕乏及向去財用如何省節加以兗兵尚衆戰馬
未孳發于焦勞並令周恣臣等伏以冀部不幸決溢為
災中路州軍例遭湮沒此則非緣他故專為河防民戶
既以流亡田畝未能耕藝且可恣其所往以就廣饒所
在撫綏庶幾存活議者多欲使州縣出粟以救其命虛
倉補餒誠是深仁連營之儲更非小事欲乞嚴勅三司
及安撫轉運等使凡係本路浮費且令一切罷之專以

調食為先次以安民為急若向去秋夏西路豐登必有餘波可蘇疲衆至如兗兵一事最是減費大端近日雖累降指揮並令揀退天下剩員萬數亦已別行催督其餘條貫敢不申明此則較向所用省節之矣若乃戰馬登耗事存監牧然自昔生馬之地今皆不屬中州惟籍四夷與官互市切聞邊關未嘗肯出名駒徒費財珍例多驚劣其源若此為弊實深自餘坊監官司華戎貿易更乞下羣牧制置使多為條約以量價直重明賞罰以

督蕃孽常或舉修亦恐可登舊數然臣等今來所陳以
上數事即是日夕奉行行而復言理不踰此竊恐衆臣
議論別有所長欲望聖慈盡取將相學士以下對詔之
文降付中書樞密院商量行遣匪徒逃尸素之責固亦
合中外之謀天下至公于此為美惟陛下留神裁幸

答手詔

伏奉手詔以元昊未平邊防用武上煩聖慮詔及具臣
竊以元昊旅拒偷生巢穴深固若或興師出境必須命

將得人又緣承平以來久無征伐縱有驍勇之士皆非
繇歷之流況復饋運之間勞費斯甚陝西民力配率已
繁更或隨軍愈難應副且當靜守頗謂得宜今來邊臣
例循舊轍靡營禦寇之策但急濟師之言須立定規俾
從經久緣邊州郡皆有熟戶蕃兵不能訓齊但務姑息
雖有弓箭手人數甚衆其如部伍未明至于本城蕃落
定功之類亦未嚴整凡所防托委藉正軍是致調發之
煩不無科率之困復有多立小寨例蓄糧儲無事則兵

勢虛分臨敵則不能自固奔衝掩襲職此之由所宜委
自轉運使與逐州長吏量其戶口籍定土兵每至農閒
輪番教閱仍選勇敢有部轄之人充等第將校其熟戶
蕃兵亦須點集齊整檢括人數與本城及弓箭手每臨
陣敵前後節次使用所有敵兵出入道路合行把截去
處並可展置大寨令弓箭手與本城兵士守把其諸小
寨不可廢去者量留側近土兵看守探候不得廣積糧
草所有朝廷差去禁軍只委自部署鈐轄路分臣僚相

度敵勢遠近策應如此則固守有常東兵可減蓋資其土人服習道路彼中每有點集易為探候自免奔衝而又兵籍素定輕費有涯轉餉之勞漸可撙節自來每招役蕃戶耗蠹頗多主帥但納其虛言臨陣恐成于悞事今後不須枉用金帛更有招收其逐州長吏能訓練兵師修完戰備膽勇材幹為人所稱朝廷當與保全不責小過歲滿成績增扶再留使之恩信及人用明獎激臣等素不知兵叨居近列欽承睿問莫副天心無任戰懼

之至

元憲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元憲集卷三十三

宋 宋庠 撰

行狀

宋故推誠翊戴功臣彰武軍節度延州管内觀察
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都督
延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

贈侍中曹公行狀

曾祖業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榮國公
祖芸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諡武惠追
封越國公

父彬故樞密使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諡武惠追封魯王

真定府靈壽縣某鄉某里曹瑋字寶臣年五十八
公之先本出晉清河太守泓之後泓卒子孫貫其郡後

徙真定之靈壽今又爲其邑人高曾值唐室之騷皆以
才力事州爲列校忠規雄算屈于地勢故二祖閱閱不
章于王朝逮魯武惠王之興功蓋盟府擁旄服袞綢繆
累聖率義而上追賁烜赫王又重之以勞謙明德保躬
不伐歿從太烝爲宋宗臣使今天下言諸侯王世家者
以曹爲首公即王之第四子性英壯沈決形于羈州武
惠節制鄆徐也竝奏署公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
候以恩換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叛羌李繼遷擾靈夏

太宗畱意邊瑣將屯之臣時武惠冠領內樞面奉詔舉材堪西事者久之啓上曰知人不易朝廷雖多士臣未見其能臣有子某好謀而斷謂堪試用太宗喜王之內舉即日召見欲命公以諸使王固辭召以本職同知渭州時年十九迎者驚其壯真宗嗣極就改內殿崇班咸平二年正領州事俄丁先王憂以守邊不得歸及塋自請還喪廬畢劬勞之報書數上辭情哀切朝廷念繼遷旅距又公治最已顯詔不聽即拜閤門通事舍人頃之

加本州屯田制置使轉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繼
遷虜用諸帳人不堪命朝恩購募安輯所以慰納之良
厚吏多不能奉揚威德公至部則騰檄區落告以丹青
之信戎人得詔書皆泣下由是喀努羌舉族內附繼遷
兵討西涼諸姓還次石門川公率軍邀敗之多所俘馘
威震夷鄙自爾黠寇往來不敢近當路塞軍境平易無
扼束利于馳突又邊民挾弓矢應募爲官軍每有警則
輒爲前鋒而官無資糧器械之費公因奏言請竝隴山

而東循古長城剗大壕以隔敵騎給境內閒田復賦役
夏秋出戍卒護民耕護以賞義兵制皆曰可迄今奉行
爲故事時繼遷死餘燼衰破子德明畏誅奉獻計不堅
定公請出師討之上以德明首鼠兩端且諭公以待其
變俄而揚珠瑪哈等族萬餘落款闕順化竝乞師應接
將吏疑怖欲弗許公獨決策夜將兵逼天都山信宿盡
擁其衆歸因是諸小種皆納質保塞值德明亦輸貢受
爵土而公名寔重矣驛書召還錄前後功正其使名充

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都鈐轄俄又命兼知邠州封禪
恩進使東閣帝以公著郊西土更欲以名震北道大中
祥符三年即使號領高州刺史徙爲真定府定州路兵
馬都鈐轄又出公所上涇原環慶兩路邊州圖以示輔
臣曰山川華戎城郭儲峙之要盡在是矣可別繪爲二
一畱樞密院一付本路使按圖以從事因嘉歎久之歲
中復徙涇原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渭州西祀恩遷四方
館使札瑪克部大入數爲寇害四年夏公勒兵與大將

支軍出武延鹹泊川合擊破之捕斬首功數百奪甲鎧
駝馬牛羊居多上書讓州事願專督兵要密詔不許五
原外界有巴勒臧族屢違王命公因按塞夜襲之殲其
衆厥後屬國羌無敢叛者乃請補百帳以上酋長號本
族軍主次日指揮使以擬王臣部曲之官七年冬西南
諸戎解仇伺便欲穿塞爲盜特遷公引進使再留州任
以防遏之先是隴外有棄地號籠竿川恒爲兵衝州無
外蔽公按形勝築城以鎮之自是寇無踰心而我有重

關矣明年春復與大將陳興等討扎瑪克餘黨滅之未
幾改領英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秦州宗噶爾人李遵
挾冒勒斯賚爲之謀主裁制種落號爲文法衆十餘萬
雄長塞外遵因獻方物求贊普之號用詔拜爲保順軍
節度使以羈縻之然凶狡恣睢專趨邊隙乃使其舅賞
雲丹說義從羌郭蘓達勒謀爲鄉導公知之許蘓達勒
以重賞使圖雲丹後十餘日斬其首旣而前預謀者皆
逃怖伏匿公誘召之許輸物贖罪是歲入塞者數千人

因其效章量賜繒綵或以少爲訴者公怒曰此紆死物
猶希利耶叱左右逐出之諸部震恐郭蕪達勒割南市
城以獻公請因其入地竝酬殺雲丹之功乃拜爲順州
刺史是時斥地寢遠因增築弓門至威遠凡十寨浹隍
三百八十里列亭障繕橋梁屬于州門皆戍兵餘功民
不知役璽詔褒寵焉俄丁內艱上以雲摩將軍奪服初
戎人有殺王民者率以戎法入羊馬償其家邊人愁苦
公下令曰戎人自相犯從其俗犯華人論如律于是蕃

渠斂手而民有更生之賴置勒斯賚乘諸豪未安因率
衆號十萬脅餘黨寇三都谷公率兵迎擊破之斬首千
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計逐北至沙州乃還改客
省使領康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及加秦州部署充涇
原路安撫使天禧元年春宗噶爾人復使其將馬布札
爾屯野吳谷公夜遣壯士鏖其營獲人馬甚衆戎師潰
是歲州民狀保鄯鎮靖之迹聞于朝願刊石頌功以信
不朽天子手筆褒諭古哩羌恃衆逼塞歷年招撫無內

屬意公潛師襲其廬滅之渭川河州諸羌皆惶恐請降
宜勒斯賚知外援衰落于是竄還故地俄被召歸燕見
勞問恩禮蕃渥三年復拜華州刺史充本州觀察使廊
延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環慶路緣邊巡檢安撫使
慶州羌烏爾勤郭勒敏特你等族千餘落詣吏歸款因
撫之使爲外禦邊略益安四年春正月崇拜宣徽北院
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是秋忠愍寇
公謫道州嫉正者指公爲黨改使南院以留後機務出

爲環慶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兼安撫使乾興元年春
落南院使降爲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冬改授華州觀察
使知青州天聖三年春進領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徙
知天雄軍戎聘歲道北門素綏公威望至飲餞郊勞皆
曲拳畏慄不敢仰視俄奉詔修觀徙知永興軍未上道
拜昭武軍節度使加賜褒功之號復鎮全魏踰朞感癘
羸之疾輒抗表願治河陽三城以便頤養兩宮優答俞
請疾少間議者以威名大臣不宜處閒外裁數月徙充

真定府定州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七年改彰武軍節度使部署如故明年正月丁卯薨于位訃聞帝震悼不視朝兩日祔以侍中印綬延賞歸賻躡常等由公始終踐歷一出于功名者歟夫人潘氏追號馮掖郡夫人後夫人沈氏號吳興郡夫人諸昆曰璨殿前都指揮使忠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曰璉終義成軍衙內都指揮使曰珣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諸弟曰玟至西京左藏庫副使曰玘尚書虞部員外郎以椒房之親累贈太師中

書令曰珣至東上閣門使宜州刺史曰琮今爲同州觀
察使三子長曰僖禮賓副使曰倚內殿崇班早卒曰僕
供備庫副使一女適今西上閣門副使王德基公端誠
壯猷不勉而立知兵好古虛已下士周旋抑畏皆得先
王之風結髮乘障至剖符握節出入二紀至于威信所
治郡兵不敢恩民民不知有兵功纖芥必賞罪秋毫不
貸故士皆勸能盡力而為之用乘機討貳數與敵角隨
衆寡必以捷聞自國初以來扞西夏者皆無公比智數

纖敏應機輒會嘗奕棊便坐外有白羣兵叛入戎者左右怡愕公據枰算勝徐曰是吾使之為謀勿復白不數日亡卒俱為敵所殺其奪謀制變類此在秦州民多田訟窮治之皆不能舉其契公知其罔冒因訴亡官記而自前者除其罪得脫戶千六百賦錢四百萬亟以疏聞朝議頒下州縣遂為常制持重示信不以小仁妨大慈營兵當誅值公疾之革親近者乞少寬假以資休祚公曰刑所以一衆弭亂安可以吾區區之病欲替王法耶

使法替病紓吾罪大矣遽索筆署以殊死議者比古孫
吳而達生死過之惜其中登皇樞未易歲次遭罹巧中
政輟善還使文武之憲弗及究于天下晚鎮常趙痼瘕
寢劇每嗟燕薊之地淪胥敵境願得一銘燕然值時戢
兵卒與志謬齎恨沒地可勝愼耶然而纂服濟美都高
牙齋鉞之重威稜被于殊俗功業見于本朝易師之丈
人詩王之爪牙公兼得焉亦足以暴于夷夏矣初公之
捐館也卜葬不吉歲在己卯諸孤屬圖襄事天子聞之

特詔鴻臚持節有司具本品鹵簿以須其引今日月有期矣飾終二品具于官闕易名節惠請循令典謹狀

故樞密副使朝奉大夫給事中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吏部侍郎天水姜公行狀

曾祖道黃不仕贈太子少保

祖頻不仕贈太子少保

父詔仕太子少保右贊善大夫累贈太子少師

淄川長山縣開善鄉青丘里姜遵字從式年六十
八

公之先本齊姓漢以豪傑徙天水後復貫淄右今為郡
人焉公幼岐嶷長而沈毅初肄業治百家之言深博自
將文藻足用既與鄉物有聲于齊魯間屢挾策于宗司
以經濟自任咸平三年真宗始御軒陛延髦秀公以進
士擢第明年調登州蓬萊尉治有風力郡將貪其幹用
奏請就補本州理曹掾朝廷報可未幾丁內艱免憂闋

都銓舉充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京轂浩穰獄市居天下劇為吏者罕能以課自脫公至則勵直氣探情偽厥職修舉廷無留事二囚自誣棄市罪獄將具矣公微得寃狀翻其文致先是雪寃有賞公慮傷前主者寢不自列祥符初秩滿遷大理寺丞建封恩例改殿中丞出知吉州廬陵縣氓籍數萬氣俗荒獷左言閭貌以久訟為健公威克明斷摧破姦黨據案一決吏民厭伏汾陰禮畢就改太常博士得代歸闕時故相天官王公在西掖

熟公治行即薦公宜幹抨彈察視之任有詔換監察御史八年以勞遷殿中充開封府判官賜五品服吉守高惠連誣搆公廬陵舊事奏請逮訊公聞命不疚馳往對辨左驗明白訖無污衊還臺以本官同判延安郡天禧三年召還遷侍御史判三司戶部勾院俄出為陝梓利夔等路體量安撫先時公舉奏山東大姓奸利事至是皆伏法天子以公建白有狀未復命即拜尚書工部郎中非常例也還節出知邢州今上即位就轉刑部移守

于滑俄充京東路轉運使大聖元年換京西路不旬日
召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加賜金紫受詔詳錄計省
逋負之籍科別蠲貸明年遂以本官充三司戶部副使
三年改兵部遂歷副度支鹽鐵二使務俄攝太僕卿充
北朝正旦國信使四年冬拜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六
年春驛召以本官充樞密副使七年遷給事中八年秋
感疾請告兩宮馳親使挾太醫相望于路存神省慮形
于慰勉九月乙丑車駕親視臥內賜白金三千兩丙寅

薨于坊第之正寢上聞震悼復趣駕臨弔制贈尚書吏部侍郎法賻所須率在優等夫人路氏國子博士從古之女封平陽郡夫人公三子長曰居正舉進士早夭次曰延齡太常寺太祝次曰餘慶未仕孫三人曰承顏試將作監主簿曰正顏齊顏及遺奏之上延齡改大理評事餘慶授太常寺奉禮郎正顏齊顏並秘書省校書郎外孫宿拱之補三班奉職哀榮之數存歿之恩篤矣公天資方重內孝而外嚴家庭之內有若官府性長于吏

事濟之以忠力未嘗阿意當世故所莅必震肅所言多指切前後進用皆上所自知又感昔人削藁納誨之箴問樹漏言之誠故闔臺奏議樞機密勿言天下事甚衆世莫得而知云惜乎參基命之司歲律未幾遠猷熙綽弗克究公之素寒暑興沴棟梁其萎然可謂雄駿之寶臣黃中之元吉者已謹狀

元憲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元憲集卷三十四

宋 宋庠 撰

墓誌銘

宋故推誠翊戴功臣彰武軍節度延州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都督延州諸軍
事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食邑
六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贈侍中曹公墓誌銘

宋有忠勲之臣曰武威曹公在天聖中以宿將持節分督河北軍事屯中山庚午春正月丁卯寢疾薨于位壽五十八訃聞天子震悼不視崇德朝兩日以黃門監璽書告第走命中謁者護其柩還京師後九年寶元之己卯其孤等始以龜筮之吉歸窆封樹有詔鴻臚亞卿典喪事奉常易其名曰武穆冬十月乙酉具鹵簿鼓吹塋公及其嫡馮掖夫人潘氏于南洛陽之金谷鄉尹村原從大墓且言順也先是其家合官牒世譜以狀咨史氏

請辭刻石讓不遂乃紬而敘焉公諱瑋字寶臣其先晉
有清河太守泓去官寄孥始為郡姓後裔再徙占數真
定之靈壽曾祖諱業祖諱芸竝遭時俶擾仕本州為牙
門大校職以世及功緣地徧陰邁德美儲為慶靈以至
烈考樞密使累贈太師尚書令諡武惠諱彬以明允篤
誠道參運始禽吳馘蜀助平天下翊亮三聖卒為元老
諗謀帷幄溢動旂常生極師臣之尊沒從大享之配顯
揚追賁為時第一逮公之克濟世美及昆弟宗門之貴

交荷恤典叢于先報故今絲祖而上皆贈太師尚書令
又封曾祖于榮大父于越俱為國公曾祖妣張氏祖妣
李氏皆累封齊韓二國太夫人禰廟自始薨飾以濟陽
郡再易冀魯竝為真王妣高氏及二劉氏又別以秦齊
陳三國為湯沐公即武惠王之第四子也承是休烈生
而岐嶷童齠英發雅為先王所器至道初以任為西頭
供奉官閤門祇候黨項餘種李繼遷盜弄朔方兵穿塞
首鼠強吏不能制時武惠握機政太宗面訪雄俊以置

邊瑣久之輒以公應詔帝喜曰卿有祁午安遑遑更索
耶即日召見命有司加顯秩以俟遣武惠固辭及以本
職試守隴西郡年甫十九公自以見知于父子之際又
為明主所識拔感激忠孝遂攄才蘊由廷臣凡八遷至
客省使其間帶高英康三州刺史團練防禦使各一海
領華州一降容州皆為觀察使進主鎮國彰化二軍節
度觀察留後昭武彰武兩軍節度使其化條所蒞則戍
鎮戎軍守渭邠秦鞏青天雄孟堯七藩而渭天雄皆再

其瑞璋之總則環慶真定涇原三路皆為兵馬都鈐轄
鄜延路為副都部署環慶真定兩路竝為都部署國論
所咨則領宣徽南北院使署樞密院事命秩之備則階
三品勲二品視官帝傳兼亞丞相書社六千三百實幹
一千六百以四字為功號烜赫光耀冠映侯籍迹公之
策名展體服勞中外為國方召多本西畧初繼還逋誅
寢久劫羣羌為支輔苛征暴戮人思自拔公之扞蕭關
也盡條恩詔綏懷之意以檄諸部部人得書皆東向感

泣或率衆內屬奸黨始離寇畧河湟諸戎歸重弗戒公
短兵鏖石門川上狡衆殆殲趙德明初喪凶父有首罪
稱藩之請公以天厭餘孽宜時平蕩願帥一隊縛豎子
以繫鼓驛書言狀慮密計周時朝議前已許降謀弗果
用揚珠瑪哈之族合萬餘落乞援內徙諸將惶惑未知
所受公獨撫其使自將勁騎薄天都山凡三日盡擁其
衆按道徐還中外服其勇再守渭也古哩羌寇掠不已
公率所部合支軍趣武延鹹泊川鼓行夾擊諸帳皆潰

係牛繫馬以萬計遂破滅之又襲叛姓巴勒藏于平涼
剪其巢窟自是屬國者倚漢與天等矣鎮天水也值置
勒斯賚初盛挾李遵妖妄自謂吐蕃貴重當雄西域稍
并他部恣睢塞外遵乃傍緣故事上書求贊普之號公
密疏以春秋許外夷者不一而足今二羌烏合而所希
無法宜黜桀驚以尊國防真宗納焉但援遵保順節度
制後果窺伺邊隙包藏禍心迫脅小種扇動豪帥連營
方陣號稱十萬乘虛內曩浸淫于三都之谷公率軍整

旅背城逆戰斬首千級獲利器雜畜三萬計追北至敦
煌驍將馬布扎爾恥敗負力復屯野吳公遣死士數百
夜擣其壘自相蹂躪羣醜遂奔古哩羌陰謀累年規敗
疆事先其未發掃平廬柵因是西南諸姓皆納款轅門
遵賚震怖遁還故磧不敢彎弓而取當此式遏制勝之
犬較故事邊民挾弓矢皆應募為奔命鬪勞賞薄人情
弗愜公建言能墾境上曠土者蠲其租春秋耕斂出州
兵以護作而戰者忘死矣渠率內屬恩隆無等公請百

帳以上比古幢主次比營司馬贊書拜授列為王官而
來者知勸矣黠羌殺人輒以羊馬自贖公按律令除其
獎犯華人者論殺之餘從其俗而刑無頗矣秦人田訟
彌歲不解曹吏投隙竄易版書公審其宿奸一取質劑
為驗亡契者貸其負使得自占收脫戶千六百租錢四
百萬臺符宣告州郡以為後式而文無害矣此威懷安
利之凡最若其按秦漢舊迹因長城之塹稍築塢堠以
殊內外斥境千里建籠竿之壁列弓門十寨迭為藩蔽

班賞格飾闢具繕梁表道屯田足食迄今為保障之利
者不可悉紀公之在關隴以威名莊重淵回山立累功
懋賞皆即拜稍遷倚而不召者歲踰二紀至于丁外內
艱泣血委印綬率以墨纓奪服天禧中始有下邳觀風
之拜猶副戎柄時三陟寧晏外虞訖息僉以公壯猷盛
烈當敷及天下于是有留使宣猷之授入筦樞極公既
踐修世範知無不為秉義據正勤勞夙夜海內抗頌歸
縉衣之美終以勛高地偪更由總管之任出臨西夏讒

黨乘勝又以容山之拜徙守東藩聖上始初清明誅放
儉猾不俟辯謗寢還舊物奠營丘藩全魏養疾明律興
護北方再陟齋壇終屏王室洪稜勁節久而彌厲方且
桓圭皐馬竚來朝之儀彤弓彫戈將蕃錫之典昊天不
弔殲良奄及此哲侯所以深聞輶之悼邦人所以寄成
蹊之泣者已嗚呼公之材之劭本沈雄而施事幹然承
藉先訓濟之謙慤保功約已未嘗有過臨政精悍不獨
以軍旅從事故數佩州組皆以最聞大指道威信必賞

罰以軍之嚴移于郡則肅然畏以郡之愛移于軍則薰
然和伍符吏牘參行不恩古名將之憚公優為之前後
褒勤賞捷受方底書以數十若其詢逮兵策則寶跗細
劄委曲纖悉甚者手詔往反如宣帝問後將軍故事決
而後已在常趙感疹方革營卒以常過千軍禁左右勸
寬其罰公曰以病易守非吾節也卒置殊死故公之約
所守如介石公之重所至為長城言料敵則燭龜語應
變則奏刀用能英聲茂績超蓋前代行均椒蘭之芬威

無藜藿之采有由然也論者猶以羌渾右鄙事微敵脆
不足暢桓桓之舉晚晚幽朔悲歌慷慨常謂禪姑衍銘
燕然者復何人哉時方弭兵公亦齋志此又謀夫壯士
擊劍長懷而不能已也繼室曰沈氏今號吳興郡夫人
故相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女三子長曰僖任
禮賓副使次曰倚終內殿崇班曰倬為供備庫副使噫
門閥隆貴蟬聯魚貫以功名世家者今無偶矣游談故
老尚將傳而不泯又況圖金刻期陵岸則公之終譽其

有既乎銘曰巖巖常山靈氣磅礴值為豪英拔秀遼廓
洸洸侍中實本渾熊纂服肖善自箕而弓武惠知子獻
之天宸弗嗇家寶用參國器黨項猖狂擾宋西疆公冠
未升戍于秦涼泊兵刺部或征或撫游魂殘孽莫敢余
侮婪婪大酋交兵結仇率爾蕃部搏我邊州公計先定
聊秉武節螳臂蛙跗卒染車轍蕃族震攜款塞就羈滅
烽臥龍帝曰來歸計功酬績大使方伯乃幹鴻樞柔惠
正直間因讒人旋陟舊勲三偃大藩再帥中軍屏于北

道威聲偃草公侯干城宜壽宜考耳順未踰與世長違
徹我金湯帝曰予思貂廠袞襪哀榮並至寵塋周原陪
先洛涘儼畫柳分彷徨公將徯兮幽堂惟松楸兮嗣世
尚橋梓于冢王

故朝奉郎守尚書駕部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濟陽江府君墓誌銘

昔班固稱西都英雋之域黻冕所興議者以為一時之
夸辭過矣蓋京師樹首善以倡天下擁太和以陶民性

若堯土之俗多憂思舜野之器無苦窳遷善成教不知
其然則中州人物之華常卓犖于諸夏固其宜矣雍丘
為左畿大邑氣俗尤厚士之挾經術由鄉校脫野巾而
襲朝組者視寰內不若也其間尚書郎濟陽江君諱日
新字仲元又章章者與君端拱初以明經登科調補陵
州始建尉由外臺陟狀就除成都司法參軍入為大理
寺法直滿歲改評事出知曹州濟陰縣轉運使河東薛
公暎上其課最就徙同判撫州摘姦卹隱示歸厚之法

其後吏民多奉行江君故事就轉國子監丞真宗嚮明
改丞大理秩滿除太子洗馬同判鄜州咸平初匈奴未
賓侵敗邊略天子念兩河之棘特詔有司選中朝臣有
風績明劬知下疾苦者不問其位付使節以安輯之時
君適自鄜歸頗是以春官五品領河北安撫採訪之任
疆場方駭政龐事易農不狎野吏或失官輶車所經輒
振其弊使還論奏上皆俞可俄除同判并州會平原守
王用和治迹無狀為使司所劾奉辭之日面改知德州

遷殿中丞賜緋魚至州建言城小不足以扞寇願率衆
力而侈大之朝嘉厥謀民亦胥勸樓堞未備戎入其郊
時趙魏諸強藩皆堅壁自完不內細弱惟平原盧城納
衆料丁壯以操戰具開東西門使士易服出入晝夜不
絕敵衆憚之被圍三旬守有餘力凡獲馬口甲胄以千
數獻于行在民賴保障者數十萬人上錄其勲改國子
博士俄丁父憂有詔奪情復攝郡事秩滿吏民守闕願
復借君一年故歷四暮而得代還朝除濮汝壽三州不

拜上書願治邊郡會邊瑣無缺守遂同判真定府改尚書虞部員外郎府帥滕文襲本強少文條教自任君數援吏法以裁正之乃挾刑獄使陳綱翟繼恩奏君以當官失和傳致疑狀朝廷下其章于本路計使以辨之君具陳所諍皆公言他毋纖芥由是陳翟俱得罪移君同判大名府又移邠州序遷比部員外郎太夫人在堂表乞就養俄除知扶溝縣數月復移同判齊州轉駕部員外郎自陳翟之誣為居中者所惡數易官守將逞憾于

君君自以婞直多忤不容于世乃以末疾自劾免時長
子為尉氏主簿遂往就焉痼瘵寢加以大中祥符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啓手足于牖下春秋五十七曾王父瓊
烈考延濬潛德不仕教忠詒法逮君之顯贈其禍為水
部員外郎母李氏敘封隆平縣太君初娶富春孫氏繼
室以汝南周氏封內鄉縣君後君三歲而卒五子曰中
古進士擢第為綿州從事曰中和守家學為鄉老所薦
曰中庸有高才而夫曰中應富辭業未第曰中立登俊

科掌宣州記室初君之終諸孤等以筮之未從而歲之
不易故藁葬君于南部今龍集癸酉孟冬之己酉吉與
姓會始號奉靈輅及二夫人之喪克塋于雍丘縣陽夏
長白岡之原禮也惟君感慨強濟由徒步而取時譽其
術長于機變而兼敦義烈今天下積年逋田許賦他戶
著于令乃君所建又遭民蔡靜恭者父為賊劉廷晏所
殺後廷晏仕契丹為涿州別校靜恭既壯出塞斬之以
首祭父墓君表其孝勇章數上靜恭卒授三班奉職其

樹風竦善他多此類固當驚擊橫騰騰夷夏而薄霄漢
終乃婆娑郎署沈浮郡竹外失貴臣之意奄同萬物之
盡道遐運促可勝嘆哉然松心不彫井德無改剛腸勁
節終始彌厲亦足以矯抗羣枉詒燕後昆者焉其孫休
復童牙有文弱冠而仕與余聯第榮牒敦契鄉枌具狀
先猷丐識圓石罔獲辭拒姑實其狀云銘曰日畿之藪
風夷土厚秀龍乘乾回罔包酉龜食告祥牛眠啓後莖
君子兮佳城備大夫之廣柳物共盡兮奈何德有基兮

可久岸為谷兮谷為陵期信辭兮垂不朽

宋故朝請大夫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上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彭城劉府君墓誌銘

景祐乙亥秋八月天子制詔丞相曰朕思得忠廉老成
之人參備顧問其疇宜哉僉曰尚書工部郎中劉隨有
史魚之風於陵之清直方秉彝節貫華皓帝曰俞翼日
以冬官待制天章閣褒言渥禮形于書贊播紳動色有
得賢之賀未涉旬恙生心腹日臻無損越九月既望家

老奉祭衣以號東榮時髦端士相與流涕朝廷恤憐厚
賻終錄孤之典仲豫庚申歸塋于開考城之黃城原禮
也君字仲豫其先漢楚元王之後十三代祖諱思立仕
唐為右武侯大將軍襄武郡公衣冠慶靈宗牒詳具大
王父利賓王父運皆占籍睢水烈考濟以石晉之擾始
居神甸逮君通貴累贈尚書刑部郎封妣侯氏為永安
縣太君其高曾以還亢宗避地之節悉見于君自撰先
人之誌此皆不書真宗景德初君始以鄉秀詣春官覆

試便殿擢進士第解巾連主安豐仁和二縣簿又調倅
永康之壁屬邑令有受賕易死生之獄者君正其誣枉
將抵令罪漕使李士衡陰為之請君終不答士衡怒密
奏君苛姁非綏邇術坐是代歸仍閏冬集久之補南劍
州從事丁內艱服除改大理丞參主詳斷時宮保文元
晁公以重德處辭禁朝夕獻納雅知君風力強毅手疏
稱薦因是出通判益州益號會藩故事非外朝臣不俾
為貳洎貪君才劾故以京司命之延登臨遠恩禮無殺

就殿中丞移原州今上繼明轉太常博士闕掌河中府
未幾驛召換左正言囊封盡規為相國文穆王公不悅
會京府秋薦命君遷察試席入榮進士有一辭異卷者
亦既構訟挾以為疵左遷掌濟州商筭明年移監平陽
郡秩滿序涉左司諫入計省為戶部判官賜緋魚以疾
上書得濟陽符竹政成稍遷起居郎判戶部勾院未踰
月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仍副都銓九流
之柄加服金艾涉朞以兼官介銅監使務明道建元遷

秩七兵是冬持節使龍庭出塞冒霜露足力孱痺至其廬單于命無重拜還臺有司以為不敏降秩曹承務典信州尋復舊官徙宣城郡數月拜今秩知應天府兼付官鑰被召赴闕再居地官之選裁半歲乃貼禁嚴之職凡歷官十三受任十五雖命有伸屈而道無磷緇精心強力果于樹善其佐幕于道江也異政聲聲最為可述軍有宣父祠富人穿廟墻為賈區以出公寔君下車即移書譙主者奪其地春秋率博士弟子釋奠如常禮由

是裔民識師儒之教壘中有李冰遺像名載祀典而遠
方右鬼因為煩費歲斂閭左出私錢以給賽且至數千
皆先神糈而後國賦財用既積官為簿受而吏得傍緣
乾沒君尤之曰神賢者也生以扞患利茲土而沒以血
食害斯民耶非聰直之意悉罷之俗不為井食于江渙
霜嚴波涸則水去軍署亘二十里綆岳係道官民愁苦
君乃洞竹萬箇引近山之泉因地湧伏徧注官寺鑿空
甃數十儲葦清以汲鄜里舊城有疆域無雉堞歲課民

斬木為虎落地又多火連覺恐懼君乃環植官柳數十
萬櫛比交錯既已限鬱攸之烈又相累以成援人到于
今賴之岷源與沱川竝流墊欲橫潰君規治長堰二百
丈障狂波趨故道自成都十三縣竝免其危西南夷以
馬市邊關為駟僮所欺君繩其宿奸夷人悅服及後以
中傷罷去鬘髮千餘人遮使者車呼曰我劉父何在本
部以聞君始得再調丞于鄉棘也值李溥之劾辭多詆
譏溥始以商利得幸黨連貴要至是牘背諭指惡不悉

暴君上書卻其獄究其奸態有詔再訊卒至重科明邪
翕翕無少畏憚居諫署也志拾遺漏以箴朝禁教坊舉
伶籍之缺有命蜀部輸送善優君建言聖主方追三代
之隆斂才聘士孜孜如不及奚復遷明詔求賤工非所
以廣德聲于天下疏奏帝悅遣中黃門申諭且勗以無
後言之隱莊獻太后敦外家之愛幸小侯之第上封援
古兩宮咸動自是終其世不復再駕他或譏其恩倖條
其善否削藁奏御尚數十百函沃心中理多蒙褒答今

參預貳卿宋公之去內署也以建白迂旨換職守南都
君時副總憲綱亟上言善人邦國之墓禮樂之宗不宜
外斥以孤人望事雖中寢朝議建之四為州藩皆宣威
導慈推行靡密大指破狡蠹綏瘠瘼防檢刀筆下無能
欺便俗垂制必圖終永外臺倚重常為二千石表出內
風績始終無懈然剛腸寡偶天言好盡根于忠義折而
不撓凡所建明必欲蹈遠猷而遺近利是則希遷難進
其樹立使然耶惜乎見識于後凋之餘開榮于晚節之

會道悠命局終淪舛躋不弔昊天齋志沒地嗚呼春秋
六十有五先是君聘敵之復也有馬十五乘悉上送官
主者因其外遷不時還賜及莖輜庀具家資窘絕上聞
之特出庫錢一百二十萬追酬其直服勞處約歿身彌
顯夫人張氏以柔嘉輔作啓壽昌為湯沐邑三兄曰洽
平巽巽以君故仕為大邑佐洽隱居平早夭一子孝忠
任大理評事一孫慶餘試祕書正字僕與君篤鄉枌之
契接朝紳之舊危言雅行稔于心耳又以嗣哀狀遺烈

見託斯文輟慟含毫辭實無愧銘曰噫嘻仲豫志靡回
昂昂邦直卿之材飲冰樹政惠可懷握瑜屢黜心無猜
生涯將究時甫來天意難忱賢者衰寧神降體掩夜臺
瑒辭沈碧揚清埃

宋故右班殿直郢州兵馬監押贈太子右清道率
府平昌孟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宣字坦之其先出魯卿之宗為平昌望族世
系寢遠不常厥居土斷于梁多歷年所今為開封人也

曾王父迪王父守中皆蹈道不仕以貲徙于京邑考處
讓幼號文敏喜刀筆初襦巾入公府極右署太宗皇帝
敏德朱邱君正神縣遴揀左右宣贊音旨繇是以閒練
儀矩改補王屬出則先馬入則侍帷倚賴親信宮臣欽
矚雍熙踐阼以舊恩連宰劇邑終洺州泚鄉令君則其
冢子愿慤華穎發于羈貫及長治書術好文藻嘗一貢
春官氏泚鄉之捐館也占遺牘以聞上天子憫焉即以
君為三班奉職官未及蔭而賞延于世非常例也君以

父任尤感慨首公盡節奉承王事其間馳軔將命者十數反無懈色商功守局者凡再任多尤課以勞補右班殿直監兵于郢川咸平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不幸感疾啓手足于廨舍享年若干歲娶王氏晏氏皆早卒又繼室張氏二子曰陶曰某晏出也某未冠夭闕陶天禧中擢進士乙科歷郡掾邑丞為公卿慰薦遷祕書省作佐郎今為本省丞知扶溝縣初府君以廉儉宿業屈浮齡而無貴仕貽燕訓道造次必于儒者宜有慶善叢于

後昆故祕丞襲是素基據厥休問載質未幾通籍于朝
今上東耕禮成以辛未詔書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
府率封張夫人為永安縣太君綵衣承顏士林聳慕噫
垂裕顯親之致其相為美乎先是東部枌榆卜窆者重
世矣祕丞君永懷先正藁葬之久又感故塋昭位之卑
即于所治改占塋域上書言狀有詔可焉參問舊疆得
景祐甲戌十月癸酉惟卜吉于是奉府君及二夫人之
柩合葬于扶溝縣之白馬原竭誠慎終禮無違者夫江

源濫觴而派為南紀臺與累土而高極九層前蔽世烈
鬱抑憑厚發于來裔庸可度思嗚呼孟氏之子將光顯
于時矣僕也不佞辱祕丞之知勤請斯文以誌幽隧銘
曰君子含章蘊隆善祥安節効用其功弗揚志則藏兮
令嗣追遠褒榮恤典肯構充閭其言克踐世將顯兮神
革之畿連岡蔽虧寧神卜兆紀實刊辭魂有知兮

墓記

宗室內園使忠州刺史殤子故右班殿直墓記

殿直諱克威無字始賜名且未冠也內園使忠州刺史
承鑒之次子母曰臨淮君劉氏初宣祖之昭曰秦悼王
之子曰保平軍節度使鄖國公德鈞鄖公即忠州之烈
考今上之諸從父也惟國積累憑厚固盤石之宗仙源
慶飈派分枝附天子以為三后之屬籍九廟之孫謀凡
親親之恩率過乎厚于是殿直生三歲矣未能勝衣趨
拜而服庭臣之命景祐甲戌五月癸酉不幸夭闕即權
殯于佛祠今官占告猷得乙亥孟春丁酉吉因其庀尊

屬之葬具詔以殤禮祔焉實汝州梁縣之先域也憶託封樹寧體魄庶幾從乃祖于下乎謹記

宗室內園使貴州刺史殤子墓記

殤子者宗室內園使貴州刺史承裔高密郡君韓氏之第五子保平軍節度使鄆國公諱德鈞之諸孫秦悼王之曾孫天聖辛未生于宮邸以景祐甲戌七月丁未卒年四歲初以貴州之愛免懷辟呬就嬉于姆保故未及賜名以皇支之蕃辯族疏寵次上于官簿故未之逮祿

歲在乙亥正月丁酉舉其櫬祔窆于汝州梁縣之封兆
從大墓且吉卜也夫承九廟之覆露宜參麟趾犬牙之
雜龔苗而不秀其命矣夫表于幽阡用篤終禮云爾謹

記

宗室懷州刺史殤女墓記

故秦悼王之子曰高密郡王諱德恭高密之子曰懷州
刺史名承慶懷州于今上有再從昆弟之倫天祚所開
國姓蕃衍殤女者即懷州之配涇陽郡君和氏之所生

第在十一景祐元年夏仲甲申天子宮邸距始生凡三歲即以其月寓骨于延祥佛廟天子至仁睦族湛恩漏壤每宗支邁戚丘封藏事必卹然加厚辨圖按域厭祭畢舉窀穸就安斯所以厚邦風篤天屬也故因其諸母之葬祔窆于汝州梁縣之先域得從祖歸全之義嗚呼順哉時二年正月丁酉謹記

祭文

祭孫僕射文

唐季倣擾皇綱弗競俗頽厥風人菲其行於皇時宋天
集大命下武繼文如周之盛嚮學首善稽古作聖必有
儒宗緝隆醇政公稟英粹挺然天資靈慶威鳳瑞我昌
時含章履素居中稟彝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有德可樂
為邦家基有道可尊為王者師有行可法為生民規有
容可觀為朝廷儀昔公始仕墳籍是司濟濟學徒發篋
摳衣說說天族學易受詩乃升內閣前席詢咨直言正
色介然不移德玉自潔讒蠅莫緇列藩偃息風教下施

甘棠勿拜去為民思聖皇纂御累洽重熙入居講勸十
稔于斯義重師傳多所發揮典章禮樂時庸稽疑士任
國用援薦罔遺君從人服以其不私日昃歲晏眷然懷
歸引年還政安居委蛇進退合度始終有宜嗟嗟耆德
天不憖遺邦殄瘁兮人亡吾安放兮哲萎納書褒述揆
于禮闈易名取善與聖克齊陽穀之野汶水之涯令嗣
卜窆神降來依昌朝早以謨材為僚東序駕蹇之價重
于一顧曷堪厚知猥煩清舉暨玷經筵公指館宇嗣講

舊編叨榮懷慕其本諸生得游材館示以渠模倣之羽
翰比名言路抗章敷薦陟被上庠遂階清貫撫躬悼思
心誓旦旦希言早歲進擢左雍授經王府引籍殿中中
和晚進被遇攸同昔登學省今傳皇宗豈不懷德銘此
微躬方阻門闌各服官次靡皇執紼遐伸奠饋靈兮如
在俯昭誠志尚饗

元憲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元憲集卷三十五

宋 宋庠 撰

祝文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文

斯民之生實賴嘉穀亦有高廩國乃乂安敢伸虔誠仰
祈昭眚

冬至視昊天太祖皇帝配位文

受命造邦奄有區夏配天立極功冠百王昭報之誠敢
忘祀事

太宗皇帝配位文

繼昭聖德載續武功聲教誕敷丕冒土宇奉茲常祀以
昭獻誠

南郊皇天上帝祝文

維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巳朔十八日庚戌嗣
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伏以燾育羣生總握元命

降衷孚佑明威有赫司牧之重實繁乃眷升中備物疇
敢弗祗臣猥承基圖仰荷臨鑒宇內方外咸循厥理天
正二元躬率郊報序神綴食用蠲大事精誠所嚮居歆
靡忒開錫純嘏永綏兆居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
茲禋燎祗薦虔心皇伯祖考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
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皇祖考太宗至仁應道仁功
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南郊皇地祇祝文

伏以博靜之宗持載攸主順配乾理參儲靈命廣生含
厚理絕名言臣獲以冲眇嗣膺宗緒蕃釐所祐日以靖
嘉歸報明察不敢有貳長景協序庶物畢登親陟泰時
肅將祀事率典盡志欽惟格思無疆之休申錫攸冀

南郊配帝太祖皇帝祝文

恭以天有景祚集于元聖聖有成訓垂厥後昆於昭武
功建我炎統勝殘去殺輯寧戎夏宏模顯道燕詒罔極
施于寡昧仰席慶靈守成任重日以增惕敢緣類饗陟

配郊丘親執豆籩對越穹厚孚佑敷錫祈庇本支

南郊配帝太宗皇帝祝文

伏以執競建佑經世垂統思文顯祖丕烈是承威戡桀
驚恩涵動植為綱為紀遂安萬葉曾是涼末庇于孫謀
循規蹈常罔敢寧逸慶祚所衍歲物載豐虔修盛禮裡
宗類帝迭配之重抑惟茂典庶無罪悔以對神休

后廟修築垣壇祭告土地文

伏以別廟悶清外壩崇奧蟻墉漏壤雲錡戒徒方亟繕

完慮奸禁忌恭陳信祝尚介神休

繼照堂上梁祭告土地文

伏以京室寶區聖真舊邸夙標宏構用志初潛歲厯寢
深堂皇滋漏俾從必葺將慶惟新適涓上棟之辰敢肅
柔祇之薦庶資冥祐永保靈基

開汴口祭告文

繫厥輔渠首茲經瀆控引淮楚餽漕京師泮涸以時開
塞惟謹方春之仲疏派有常圖興庶工參倚靈眷薦嘉

達懇用竚安流

東太一宮立夏祝文四首

伏以天序乘離風薰中律瞻言靖館夙駐奔精祗率舊
章虔修孟祀仰宮元之循度鑒祝嘏以儲休神道孔昭
民生永庇

伏以天序布和炎靈啓律參幹大化實惟尊神至迎氣
有常備物茲恪迪是繁祉庇于羣生精輝孔昭鑒祐無

貳

惟神上棲太穹參握靈紀飛象所舍純福是膺歲時順
祀邦有常典屬戒東序虔率禮章備物薦誠允格聰鑒
伏以茂循星元參宰乾幹嘉氣儲福是惟貴神薦馨備
物厥有常事茲屆邦典紹修恭達潔誠仰對真御奔精
胙吉靈其格思

狀

乞許汝州狀

臣聞事君之方止于無隱遂物之施終于曲成故下情

靡不達之衷人欲有必從之感冒緣明訓控述私悰中

謝伏念臣志局狷愚藝文涼淺偶偕鄉物遂玷辭場屬
元聖之協華預羣材之始隗興于孤土實在甲科首塵
卿屬之榮旋濫朝闈之籍書林抱槩久宿官成財簿操
籌再承人乏間亦質歲期而上課循吏格以懋勤優踐
諫曹參司史注繼獎雕蟲之技入陪演綵之嚴眷會光
亨品儀峻切凡此冒居之地率非平進之階每一內思
罔知攸處將策名之始已濫于衆先而待賢之規忍由

于愚廢固當瘁盡少贖僥踰曾未効于寸長輒更希于
自便益念臣幼鍾薄祐長去先疇僅存喬木之區列占
東畿之版高曾以降丘壟未夷惟臣二親尚從棄塋不
孝之罪陰罰寧逃然揅榮煇荆歲時或爽按圖辨位昭
穆寢疎存失祔于故林實介違于本兆今者訪于輔郡
偶獲新阡惟涓遠日之良乃在此冬之首必祈恩惠親
奉寢成柰何職局有羈營綜多緒俸泉仰給月罕貲贏
僮指召呼門無幹力至乃麻衣靈輅之具祭罕謳絳之

儀雖儉則易周而禮難或闕並資豫辦方克如期事既
痛于弗躬室復嗟于終窶併茲危迫敢避干聞臣欲乞
于許汝二州之中知州一次且謀道出兼便家為上則
指賜田之豐易成假貸下亦賴執衣之助差減僦傭情
報獲伸幽明胥濟伏望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考德皇帝陛下容光燭隱善貸垂慈徇其出守之行訖
乃事亡之舉況臣叨塵近掖已越再期參攝事經奉行
辭訓荷包荒于聖度偶逃責于刑書均是微勞理當外

補攷其劾農求瘼察獄哀征具有網條布于郡國蓋治
規之已定雖愚者而可為內省聞蒙尚知遵守儻遂一
麾之請誓堅九殞之酬意寔言煩覲懣極交干犯宸展
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

序

送河南法掾張子野序

曩余以不肖冒冠羣材之籍同升之士數盈二百其知
之深者則清河張子野在焉子野本公族世家席旂常

鐘鼎之餘烈卓然異操發于童牙自弁髦為諸生棄錦
紉而襲韋布適文雅韻根于粹質一上高第無矜色初
命徒勞無愠容士友以是服其清和而期之久大是行
也以闕憂家府再奉銓檄補河南法掾且參軍事涓日
首路款余告別議者多惜其美才冲守冉冉于諸曹之
次然余有以陰忤于子者可略言之今相國彭城公躬
寅亮之姿保釐西郊翹材開館延天下士又余友人集
仙陳留謝希深負淵雲之藻田曹外郎樂安孫君貫流

略之學並肅給溫裕為時吏師方左右台儀協贊留務
愛賢樂善求之如不及則子就署之日雖欲埋照自晦
羣公其舍諸惟遜聽薦章揚茂實于朝耳子姑晉神以
慰離緒而已

諸公留題王氏中隱堂詩序

夫射者工乎中微拙于使人無已譽君子易于遜俗難
乎必時無我用此故尚書度支員外郎王君所以深厭
物累而見縻人爵高風勝韻歿而可懷者已初君以蜀

漢之秀聲馳士林含章緣儒爲世能吏且悼其去里之
遠始移籍于關中英躔上腴厯選其奧結宇植援疏流
藝竹踞窳窳岑蔚之勝別爲堂皇求志命名實曰中隱
每車騎休沐牛酒過家則必釋朝綏而襲野巾卻赤舄
以御山履眄柯蔭樾舉觴嘯詠躊躇四顧爲之滿志回
睨印綬若桁楊韁鎖之遺而朝貪其能願卒弗果于時
鉅公名卿及士之賢者聞其風而悅之有若內樞丞相
文康王公親式段廬刻道文以榮屋壁有若左馮貳卿

潁川陳公篤愛羊豎灑妙墨以題齋牓雍土傳誦號為
二絕自是今參預小司徒太原王公燕守太宗伯北海
晏公而下並賦清什以旌高致星稠霞駁異采同煥綠
廡磬辨殊音並雅不遠千里寄聲代貺此其素

案此下
原本闕

送成上人序

天聖戊辰歲余嘗過候故內閣中山公始與公門友成
上人者交臂于席間微言軟音時落耳界自是數與之
會而亟飲其和且慕其畸于人而不與人異也既而中

山出守肥上師振錫而從之藹然風期深入法樂一室
金粟有施飯之緣四海彥威領彌天之對勝集未幾宗
工云亡孤雲匪心飛鳥隨翼背淮千里聿來上都庚午
冬余茹憂去官屏處懷內思文惠然策足顧我于幽憂
之中悲心所熏病腹如刮老龍死矣空成夢戶之驚泰
山頽乎彌感負牆之舊斂容申悼徘徊久之示視世緣
益足多者一日踵門告別且求贈言余曰儒家者流道
詩書服人倫足矣安識夫方之外耶而又京師芘芻方

以俗諦罪我將焉用之師曰不也塵勞之與道愛其縛
均焉今夫誦貫花之書服界稻之衣崇布金之刹是種
種者于我法乃捕魚取兔具耳苟泥于此雖吾師猶阿
焉彼求封之仁者何害今將相造乎忘言之地乃以言
為病耶余感其勤因叙其所以而為之贈

談苑序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為天
下學者所服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絕人甚遠故常

時與其遊者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剗牘藏弄
以為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為公
獎重幼在外舍逮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為多余
雖耳剽有年而求本未獲前年春始得其橐于宗人祕
書郎敏求祕書郎宣獻公之令嗣宣獻與楊為中表昆
弟文采風尚皆一代之宗師緒立所傳可謂審而無媿
然按本錄但雜抄旁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
談藪余因為掇去重複分為二十目勒成一十二卷昔

隋有楊松玠紀南北朝事已著此號行于世今襲之將
為後生所惑輒改題曰楊公談苑其間有云公言某事
云云者皆黃志也楊于國史自有傳唐卿天聖中預修
正史位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年未四十卒搢紳痛悼余
昔與之善因詳錄之慶厯丁亥孟春中書後閣宋庠書
右談苑計二十類曰聖範曰德量曰風節曰才品曰
武幹曰奇逸曰舊聞曰記異曰雜評曰事志曰正誤
曰名式曰書藝曰方技曰叙釋曰僭亂曰豪侈曰惡

戒曰戲謔曰夷紀共十二卷

王侍郎集序

夫古君子之治性情保純白必有凝神寄適之地以完
天守雖見異物莫得而遷焉故詹何老子餌魚佝僂巧
于承蜩承福以巧聞造父以御達彼皆自得于內而不
知老之將至尚書兵部侍郎太原王君之于詩也亦猶
是焉惟君樂易清和膚敏肅給由咸平中名在秀牒聲
馳士林脫巾逢辰累課通籍推行緣飾皆本儒雅標尚

所寄于詩尤邃臺閣髦彥居多靳嚮君亦操清機襲妙
境求仁斯得不撓世務其間雖登高感別臨年悼往或
執掌官下或淒涼酒所春庚秋崴之候芳茗宿莽之變
莫不造興端緒揣倅聲色悲欣萬態一納于風什警音
秀句隨意所指其雋如破的其熟如奏刀當茲之時誠
有三旌之招萬鍾之豐不吾易也故君興逢掖至鳴佩
補吏三紀默焉難逮隱侯握臂南宮白首區區榮悴攻
中焚和卒莫能緣憂端犯六腑者信其詩為蔽矣若夫

指事之的切賡歌之婉媚衆體參具餘絢相鮮皆可以
粉澤中情衣被來者至于玩而無斂味之逾旨則啓卷
者可知不待贊而顯僕曩自童飢事君于無容之黨優
評定價均于著蔡及此承命且俾冠篇銜知感舊欣榮
參半因輒推君之所以好速名之所以立皆詳言之亦
康成譜詩之義也凡古律若干首離為若干卷列于左
方云

元憲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元憲集卷三十六

宋 宋庠 撰

記

台州嘉祐院記

建塔廟散香華奉經典攝受妄迷而為功德有為者為之雖然佛滅度二千年世與法交相喪濁劫下根誅為愚冥非廣示像法無以震動而傾駭之使趨善良神道

化時巨得而已沙門長吉當茲世為功德者也初師以釋子之秀未上都會譯場高選義學僧敷演祖教名在籍右始與龍象為徒而覺華餘光注射物境頗作歌詩雜擬輒自翼其宗由是益為人聞俄詔賜紫方袍號梵才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久之厭著謝去復山林之遊歲在降婁始還台州州守悅其風虛淨名菴以舍之惟師行嚴而身修寓曠而氣安能示方便悅可大眾居三年道益光明台人異焉捐金抵壁踵往瞻事四方來

者與麻葦俱乃闢精廬而肆之刊林衡鏤巖椒棘如而
堂蝟如而庭者且數百筵朝薰夜祓供擬尤具九年復
作一成臺置大般若經三百篇及刻千劫佛像彼貨與
力不募自至弗可貨紀師復砭膚取血書維摩經質神
為要又欲推慧命而廣之乃謀于公卿大人于是龍圖
閣直學士南陽葉君倡始願謀分繕寶典凡臺閣方面
知名士數十族叢喜迭捨參訖寫庸閱三年臺成約金
奉像度而安之黑白相趨距躍圍繞以為去聖滋遠有

能駕其說植德于人令夫威神巍巍現前如親炙面命
不在是經乎因是經讀誦悟入捨五緇泯空色攪萬異
為一真其為福又可稱量耶僕頃與師遊樂其誓願之
就且枉錫顧我丐辭以永傳因宣是義而偈之曰臺屹
而崇摧我慢而恭兮經華而精竦我怠而誠兮像嚴而
顯破吾魔而善兮報我四思常不滅而存兮師聞之謂
余言為信若其營繇之烈投施之衆日月之謹大槩具
之至夫筆不可文言不能宣者僕與師均寄一歎而已

緹巾集記

余幼學爲文尤嗜篇什而不能工也然性習所牽爲之

不已徃徃應和出諸公間輒爲名公訓獎

余與子京初試吏羅歸中

山劉公子儀見索近詩因各獻一編他日劉公取當世文士古律詩作句圖置齋中人不過一兩聯惟余兄弟

所作獨占三十餘聯自是劉公深加訓獎雖叨課雜發亘以歲月然每自陋

其辭未嘗綴緝叢章墜灋亡逸頗多一日忽得新舊詩

十餘卷于几案間乃小兒充國等所次覽之不覺掩口

胡盧而笑謂之曰此燕石也與瓦甃無異雖緹巾什襲

庸足寶乎命亟去之兒曹懇祈留于舍中弗廣布也因
取持橐近侍出入藩輔至守鄭日所賦姑為限斷兼以
志擁旌之歲云凡五百餘首勒成十二卷命曰緹巾集
莒國公記

碑銘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銘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
而已冰為蜀鑿離碓遂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

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
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
簫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
傳遐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深熨故
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
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
何武入為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
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

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于中晚漢學焚有守
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歲時長吏
率掾屬諸生奉饗豆饗醪薦于前虔踞謹潔一再奠而
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
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余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
區位湫隘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
享其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正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
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

度庭疏牕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陞有級夷瓦
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像于廳間繪相如等于東西
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樞密直學士
蔣公堂故繪二公于其間皆配祠焉于是擇日告成于
神揖而升簋簞果湑脯脩紛羅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
降疊尊巾洗席燎竝施而不思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
者舒舒禮生于嚴廣靈妥于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
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時

巨盜再作亂弄庫兵爭劒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
羣頑愆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
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
是祠之作願自余而古無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
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
通判軍州事祝詒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
永保而下二人咸畫像于西廂列官里于石陰云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我我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

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廣庭直兮序
巖巖吏奉承兮不諱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竝陳
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脰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蜿蜺
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分才日多俗祥順兮孝
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連珠

連珠一首

山有梗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

者半菽而飽廐有驥騄之乘掌廐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于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棖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廐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于用德小人勞于用力

論

丙吉論

昔丙吉之相漢也出見死傷而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人或譏焉吉曰人鬪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

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暑恐牛近行用暑而喘此時
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所憂是以問爾播厥前史
著為話言流風未渝來者胥效余恐慕其名而失其實
誑于前而惑于後也可無辨哉請舉其畧萬物紛錯最
靈者人二氣休咎所感者政人和于下則天從于上政
敗于國則氣沴于時孝婦就刑三歲為之不雨冤囚呼
獄九夏以之降霜且匹庶存誠猶足感天地之怒而普

率。在御能無損陰陽之和由斯而談則羣闔死傷非小事也牛近而喘非精察也漢家之制丞相無所不統上則建道德明禮樂以輔天子次則秉法令申詔條以率百官下則省征徭恤鰥寡以綏萬姓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其是之謂乎非若占筮卜祝之流區區以陰陽為職也夫死傷橫路是生殺之不禁生殺不禁是教化之不立教化不立然後陰陽失其序陰陽失其序然後寒暑乖其方寒暑既乖則萬物皆失其性矣寧惟牛喘

乎吉徒知暑近而失時不知政敗而傷氣徒知小事之不問不知庶職之已隳昔一人向隅堂上為之不樂一物失所隍中為之軫慮沉殍尸蔽道生民絕命內無惻隱之志外無賞罰之令乃曰待歲盡以舉殿最則冤濫之積所傷多矣愆伏之患其防後矣武王扇暘事非大惠而天下歸其仁成湯祝網理非宏業而海內從其命若吉之意則二聖者不當于道路問也必謂一畜之喘可辨乎寒暑則良民之死反不害于陰陽斯益見慕變

理之虛名失彌綸之大要言無所據事無所稽玷經邦
論道之猷取貴畜賤人之責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丙吉之謂乎後之者或以不撓
物務為高不治政事為達生靈殄瘁移過于有司巖廊
拱默自安于高位晉魏而下清談喪國者未必不源于
是也可識也哉故牛喘之祥由人事而來也為國者未
有先寒暑而後敷政教余又不知問喘之後欲何術以
調之必若推精禊之源攷幽顯之效解二氣之相沴通

四時之大順非求之于政視之于民則無夫動天地而感陰陽平邦國躋仁壽今言舍敗政而不問而欲氣之順若雖臯伊弗能也見死命而不恤而望時之和若雖稷契弗能也舍本徇末何其悖哉

說

蠶說

里有織婦著簪葛帔顏色憔悴喟然而讓于蠶曰余工女也惟化治絲枲是司惟服勤組紃是力世受蠶事以

蕃天財爾之未生余則浴而種以俟爾之旣育余則飭其器以祇事爾食有節余則采柔桑以薦焉爾處不思余則弭溫室以養焉爾惟有神余則蠲其祀而未當黷也爾惟欲爾余則趣其時而不敢慢也爾欲顯素絲之潔余則具絲盆澤器以奉之爾欲利布幅之德余則操鳴機密杼以成之春夏之勤髮蓬不及膏秋冬之織手胝無所代余之于子可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牆屋余卒歲無褐緹帛嬰犬馬余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

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嘻余雖微生亦稟元氣
上符龍精下同馬類嘗在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為冠冕
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當斯之時余得
與蠕動之儔相忘于生生之域蠢然無見豢之樂熙然
無就烹之苦自大道既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
蕃我以術因絲以代蠹因帛以易韋幼者不寒老者不
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雖天子之
后不敢加尊于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

宮臨川獻繭成服非天子宗廟黼黻無所備非禮樂車服旂常無所設非供祀無制幣非聘賢無束帛至織至悉衣被萬物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搖末蕩樹奢靡以廣君欲開利塗以窮民力雲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紉冰綃之名日出親桑之禮頽于上災身之服流于下倡人孽妾被后飾而內閑中者以千計祭民大賈僭君服以游天下者非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繒十人

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于野繭盈于車朝收暮成
猶不能給況役少以奉衆破實而為華哉方且規規然
重商人衣絲之條罷齊官貢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襲
大練而去華是猶捧出堙尾閭之深覆杯救崑岡之烈
波驚風動誰能禦之由斯而談則余之功非欲厚嗇身
以侈物化勢使然也二者交墜于道奚獨怒我哉且古
姜嫄太姒皆執子之勤今欲以一已之勞而讓我過矣
于是織婦不能詰而終身寒云

元憲集卷三十六